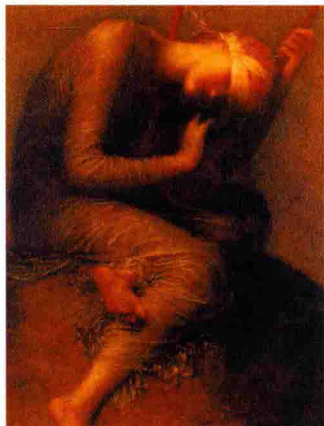


鲁迅藏画录

孙郁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鲁迅藏画录

孙郁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鲁迅藏画录 / 孙郁著. — 2版.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3

(书蠹丛书)

ISBN 978-7-5360-7454-5

I. ①鲁… II. ①孙… III. ①绘画—鉴赏—世界
IV. ①J2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7046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文 珍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书 名	鲁迅藏画录 LU XUN CANGHUA L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75 1 插页
字 数	15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2 版 2015 年 3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累计第 2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丛书

- | | | |
|---------|-----|---|
| 比竹小品 | 止庵 | 著 |
| 远古的纸草 | 张冠生 | 著 |
| 春明读书记 | 赵国忠 | 著 |
| 书呆温梦录 | 谢其章 | 著 |
| 广风月谈 | 胡文辉 | 著 |
| 民国有个绍兴帮 | 孙昌建 | 著 |
| 书边恩仇录 | 胡文辉 | 著 |
| 文人的闲话 | 何频 | 著 |
| 故纸寒香 | 梁基永 | 著 |
| 搜书劄记 | 谢其章 | 著 |
| 猎书的踪迹 | 柯卫东 | 著 |
| 天下至艳 | 梁基永 | 著 |
| 反读书记 | 胡文辉 | 著 |
| 鲁迅藏画录 | 孙郁 | 著 |

目 录

灵智力	1
美术观	7
历险者	12
民国间的美术	16
旧图画	21
拓片及图录	27
录异者	33
从乡俗到哲思	37
日本经验	42
瓦支的《希望》	46
浮世绘种种	50
琉璃厂	56
罗丹像	63
画 展	69

汉画像	74
印象派之影	78
陶元庆的《大红袍》	83
自画像	89
林纾的遗迹	94
陈老莲的风骨	99
孙福熙	104
勃洛克	109
暗 示	118
插图的妙处	123
读画的眼光	129
俄国人的魂魄	134
内山书店	139
画像者	144
画与文	152
鲁迅的痛感	157
日本裸体美术全集	161
比亚兹莱	165
格罗斯的画	172
走在极限边上	177

落谷虹儿	183
麦绥莱勒	190
内山嘉吉	197
邵洵美的态度	203
司徒乔	207
革拉特珂夫	214
青年木刻家	219
感谢珂勒惠支	225
画面里的故事	231
裴多菲诗话	234
关于漫画	239
儿童画	245
尝试的路	250
捕捉者	258
阿 Q 画像	265
木刻创作法	269
年画种种	274
旧信笺	281
布道的背后	287
求 画	292

台静农旧事	298
暴力美学	303
唯美乎?	310
画 魂	315
黑白间的智慧	321
鲁迅的余绪	326
后 记	330
再版后记	333

灵智力

关于鲁迅的嗜画，材料大多来源于知堂，《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三书都有所涉猎。随笔《关于鲁迅》写道：

豫才从小就喜欢书画——这并不是书家画师的墨宝，乃是普通的一册一册的线装书与画谱。最初买不起书，只好借了绣像小说来看。光绪癸巳祖父因事下狱，一家分散，我和豫才被寄存在大舅父家里，住在皇甫庄，是范啸风的隔壁，后来搬往小皋步，即秦秋渔的娱园的厢房。这大约还是在皇甫庄的时候，豫才向表兄借来一册《荡寇志》的绣像，买了些叫作吴公纸的一种毛太纸来，一张张的影描，订成一大本，随后仿佛记得以一二百文钱的代价卖给书房里的同窗了。回家以后还影写了好些画谱，还记得有一次在堂

前廊下影描马镜江的《诗中画》，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赏心乐事》，描了一半暂时他往，祖母看见了好玩，就去画了几笔，却画坏了，豫才扯去另画，祖母有点怅然。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对其美术活动也做了有趣的描述，书中说：

鲁迅的爱好艺术，自幼已然，爱看戏，爱描画；中年则研究汉代画像；晚年则提倡版画。工作的范围很广，约略言之：（一）搜集并研究汉魏六朝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画像和图案，是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着手的。他曾告诉我：汉画像的图案，美妙绝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二）搜集并印行近代木刻，如“北平笺谱”等。（三）奖掖中国青年木刻家，不但创办木刻讲习会，自己担任口译，使他们得以学习；创开各国名画展览会，使他们有所观摩；对于本国新进者的作品，鼓舞批评，



鲁迅编辑出版的《近代木刻集》（一）（二）、《落谷虹儿画集》、《比亚兹莱画集》、《新俄画集》、和《朝华旬刊》，介绍国外版画作品和东欧、北欧文学。

不加客气。（四）介绍外国进步作家的版画，例如精印《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绘画艺术吸引鲁迅，大约是灵智的因素起了作用，因为那些图案、色彩是反程式化的诱人的东西，让人从凡俗与庸常中走出来，进入移情的快感里。鲁迅对四书五经一类的文字不感兴趣，唤起他快感的只有两种东西，一是野史里的诗文，二是乡间艺术。前者是非道统的，有心性的存在；后者则多为原生态的波光，激活人的想象力。而好的美术作品，合二者的优长，全无伪饰的面目，对人有内在的亲合力。鲁迅对乡间社戏的留恋，就有谣俗之美的感怀，这些在他关注的图录里也可看到一二。中国旧的文化，在主干上出了问题，泛道德的东西吞食了绿色；而枝叶间有生气的东西在，比如剪纸、戏曲、岩画等等，是生民心灵的闪动，少有污染的成分。比如花鸟草虫的表现、神话的造型，都从土地与山岳里吸取了菁华，也可说是心与天的交感，与其相逢，愉悦之感油然而生，青年鲁迅很早就从此看到了心仪的存在。

看画的快感，一为悦目，二是神游，两者相交，进入未知的神异之地，内心也可净化一二吧。鲁迅的酷爱美术，

不亚于小说、杂感，他的文章往往透出此中信息。鲁迅一生中谈画的文章很多，且不说了，仅就文章偶露的观点，也可知浸染之深。留日时期，是他美术观大变的阶段，不仅喜阅浮世绘，也从日译本里了解了西洋的油画。自然，域外的诗、小说、剧本也参阅了许多。1908年在《河南》杂志所作《摩罗诗力说》，讲到了西方反叛诗人的创作时，亦涉及到美术上的问题，在他眼里，诗学的玄机，和绘画的世界庶几近之，几无差异。“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他引用爱尔兰诗人道登（E.Dowden）的话说：“美术文章之杰出于世者，观诵而后，似无裨于人间者，往往有之。然吾人乐于观诵，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鲁迅那时看到了美术上非功利的背后精神的效应，故将“神思”引入思考里，对画和诗中的异俗、惊绝之气大加礼赞。那态度近乎教徒对于神的礼赞，他内心一直保存的此种神圣感，到了晚年，似乎更明显了。

木心先生谈到莫扎特的时候，说那音乐里有灵智上的性感，这“只能用自身的灵智上的性感去适应”。我联想起

鲁迅，也是这样的。他的内心有着超凡的灵智力，故也发现了大艺术家身上美妙的遗存。看鲁迅，文字上给我们以不小的愉悦。我猜想其中也融下了绘画者的灵魂。似诗、似画、似曲，这就是他的艺术。用一种单体的艺术形态解析先生，终究是少了点什么。

美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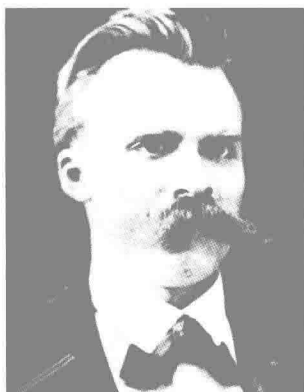
早年的鲁迅谈美术，有篇重要文章叫《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发表的时间是1913年，正是他在教育部工作时期。鲁迅所说的美术，包括了五个内容——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即今人所说的“艺术”。他借用了西洋人的看法，把美术视为娱性的非功利的存在，旨在强调心灵的净化与提升。故将其要素归结为三：一是天物，二曰理想，三为美化。用这三把尺子衡量中国遗产，就许多存在不在合格之列，他写道：

刻玉之状为叶，髹漆之色乱金，似矣，而不得谓之美术。象齿方寸，文字千万，核桃一丸，台榭数重，精矣，而不得谓之美术。几案可以驰张，什器轻于携取，便于用矣，而不得谓之美术。太古之遗物，绝域之奇器，罕矣，而非必为美术。重碧大赤，陆离斑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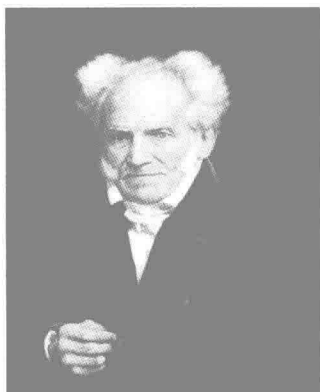
以其戟刺，夺人目精，艳矣，而非必为美术，此尤不可不辨者也。

以现代的眼光看，旧中国的一些作品，精神层面出现了问题，难以引起心灵的愉悦。问题之一是过于实用的态度，意识被功利的东西压碎了。艺术固然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又能辅翼道德，但最终还是发扬真美，以娱人情，将人从俗界中脱离开来。人的意义，是从动物本能中走出，有爱美之心。但那美的存在，并非客体的简单复制，乃是糅进想象与爱意，将心从污浊里拯救于彼岸。这个看法和古希腊朴素的美学观有着逻辑上的联系，说其受到康德的某些影响也未尝不对。鲁迅后来的审美观从这里延伸开来，那是不错的。

尼采爱看血写的文字，钟情于飞腾的艺术，这在鲁迅的心里也投下了影子。他的审美观里带一点灵动的、悲壮的气息。青年鲁迅喜欢尼采，这印记直到中年依然保存着。与尼采相似的一些诗人、艺术家，也是喜欢的。鲁迅说自己年轻时读过拜伦的作品，心神俱动；还看过拜伦的肖像画，留下了好的印象。诗与画，如果能刺激出人的自我觉醒，有种新生的意志在，那是快慰的。而我国美术作品中看不到多少英雄而有人气的脸，反而倒是“天女散花图”



尼采



叔本华

“黛玉葬花图”引人注目。鲁迅觉得士大夫与民众的审美眼光，是有病态的东西的。1924年，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写到社会的艺术心理，不无讽刺意味。他说“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言外近乎矫饰，且多阴柔得别扭的病态相。相反，一些阳刚之美的艺术家、思想家的图像则显得怪诞，并不使人关注：

我所见的外国名伶美人的照相并不多，男扮女的照相没有见过，别的名人的照相见过几十张。托尔斯泰、伊索生、罗丹都老了，尼采一脸凶相，勗本华尔